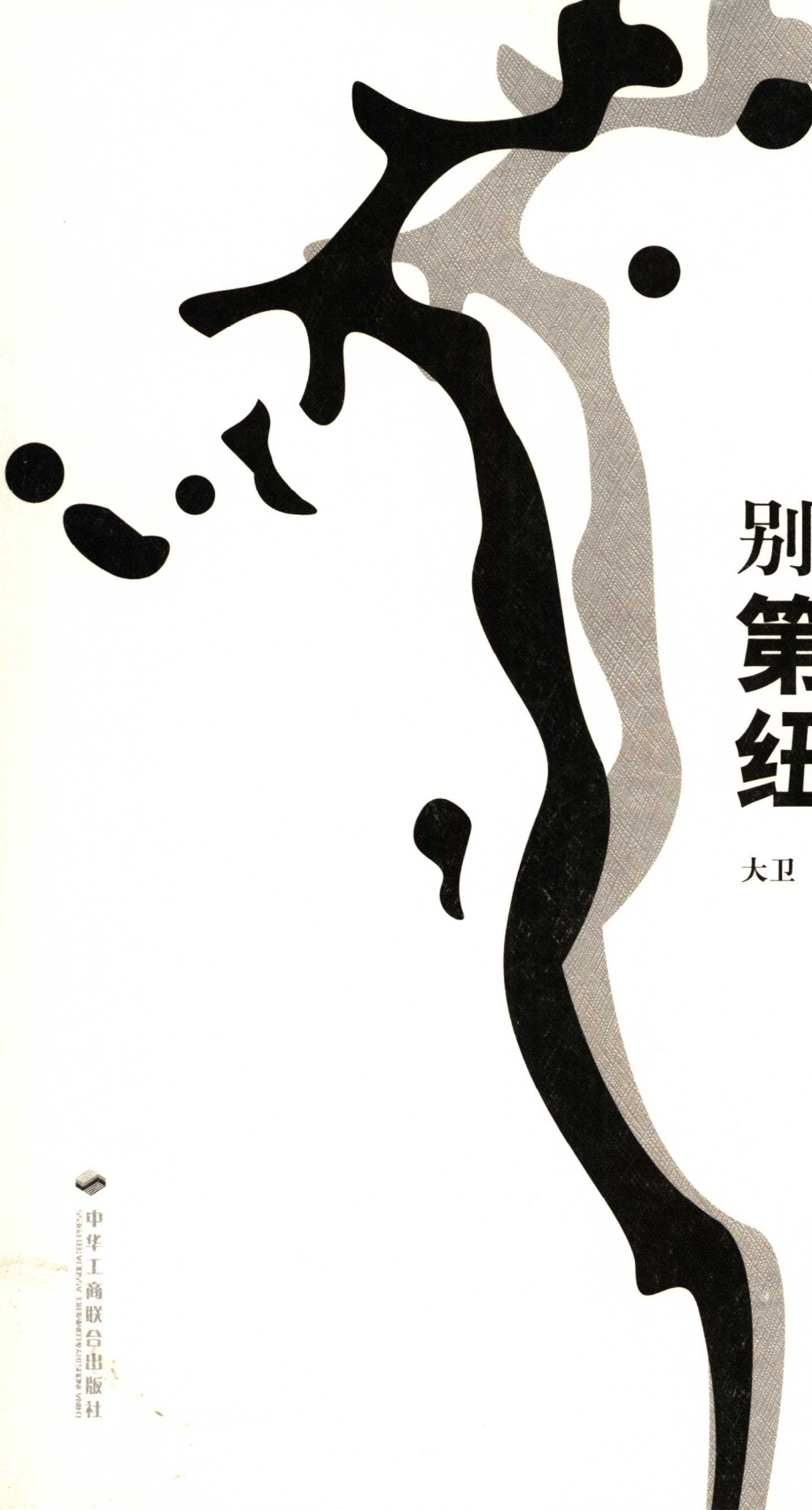




别解开 第三颗 纽扣

大卫【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IAL ECONOMIC SOCIETIES



别解开 第三颗 纽扣

大卫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CHINA UNITED BUSINESS & TRADE PUBLISHERS CO., LTD.

责任编辑：李怀科
封面设计：攀通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解开第三颗纽扣/大卫著.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
ISBN 7-80193-171-8

I. 别… II. 大…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2375 号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邮编：100027 电话：64153909

网址：www.gslcbs.com.cn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5 15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93-171-8/Z·52

定价：29.80 元



大卫简介

大卫 / 男 / 江苏睢宁人

1968年农历7月7日出生

行过医 / 获过奖 / 丢过钱

发过火 / 流过泪 / 失过恋

海拔 / 12年前1米83 / 12年后依然

体重 / 12年前60公斤 / 12年后0.088吨

心偏左 / 身偏长

头发偏短 / 近视眼 / 偶有偏见

现居北京 / 偏东

暂住地 / dawei1968@sohu.com

自序 >>>

外面下着雨。北京近十年来少有的暴雨。

雨在风中身不由己。

扭……动……

雨那小小的身子，像被谁装了一千个轴承。

雨流出的泪还是雨。

雨是云的一次集体私奔。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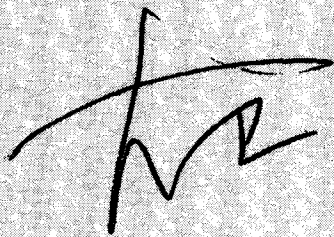
像那谁谁：不想做医生了，就从A地到了B地。

“谁听见雨落下，谁就回想起/那个时候，幸福的命运向他呈现了/一朵叫做玫瑰的花/和它奇妙的，鲜红的色彩……”（博尔赫斯《雨》）

……雨下起来的时候，常常不能控制住自己

像那谁谁：文章不知怎么写下去的时候

——就偷偷地扯了一行闪电做标题。



2004-7-11北京雨中

跋

我嘲故我在

狄 马

我和大卫的最初交往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我在一家专教妇女化妆打扮的杂志社工作，一个叫“大卫”的江苏睢宁县医院干部很快引起了我的注意。该大夫的文章轻松、自然、幽默感十足，取材之广令人惊叹，举凡恋爱、婚姻、衣服、化妆水、第三者插足……无不涉笔成趣。因而没有多久，大卫的名字就为广大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所喜闻乐见，甚至有痛哭流涕要求见面者。

后来我离开了该杂志，他也去了北京，联系虽然少了，但偶尔还能看到他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文章，除了他一以贯之的轻松、幽默外，多了一层经过生活历练后的沉稳。虽然还是调侃，但调侃中多了一层如烟弥漫的忧郁；虽然仍旧嘲弄，但嘲弄中多了一种悲天悯人的同情。这次收入《别解开第三颗纽扣》的就大多是他流寓京都以后的作品。

大卫的文章属于一种“轻美学”的范畴，这种美学风格的养成需要一种长期的心态放松的写作实践。一般人写文章，包括我自己，未写之前就“恨恨地磨墨”，摆出一幅“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但大卫似乎永远是那么笑嘻嘻的。这种轻松自如、游刃有余的写作态度使他的文章总能带给我们一种惊喜，像帕斯

卡尔说的“我们期待着阅读一位作家而我们却发现了一个人”，一个活泼、聪明、满含灵气的江南才子。

这种“轻”的风格除了天生的性情原因外，与他自觉运用一种平民视角、甚至是有些游戏的心态写作有关。维特根斯坦说“幽默不是一种心情，而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一个人一旦拥有了这种喜剧性的看世界的武器，那么一切苦难都会化成一阵笑烟。

承载这种写作思想的是大卫的语言，他的语言轻松、睿智、充满了孩子式的顽皮。

一个只有在本质上具备赤子之心的人才有的自嘲和悠然时时闪烁在字里行间。顺便说一句，一个只有在本质上强大的人才懂得自嘲和嘲人。

因而我曾对一些初学写作又苦于找不到发表地方的人说——“向大卫同志学习”，因为大卫的文章好读，编辑乐于采用；但同时我也提醒道——“学坏了我可不负责”。因为大卫的文字像一叶轻快的语言之舟，看起来容易，学起来很难，倘若你驾驶技术不过关，完全有可能触礁，或沦为一个嬉皮笑脸、油腔滑调的写作混混。因为说到底，语言不过是思想的前夜而已。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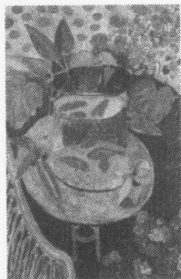
1	下一站：百年孤独
4	农耕时代的口味
9	对面的窗户看过来
13	不敢简单
17	一分钱也不给
21	人与生活的布朗运动
25	骑墙钓鱼的人
29	卖花姑娘
33	捕蚊记
37	绝对找钱

- 40 手工劳动者
- 44 一筐浪漫主义的桃
- 48 洗手间
- 52 五分之一的痛苦
- 56 如果上帝也随身带着手机
- 59 与奥运有关的三个畅想
- 66 没车偷着乐
- 69 圈外人士
- 73 自动骂人
- 77 最后的作料
- 80 短消息
- 83 纸条
- 87 调查自己
- 91 什么样的疯来什么样的景
- 95 信封背面
- 98 今天你露了没有
- 102 头发
- 107 生病
- 112 春节的26种新玩法
- 129 征婚启事
- 133 挣扎着出洋相

- 138 掌声响起来
- 142 逼人发财
- 146 咚锵咚锵咚咚锵
- 150 玩笑开大了
- 154 第二志愿
- 158 灰溜溜
- 162 搜神记
- 166 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 170 称呼
- 174 新概念写作
- 178 在胶片的皮肤上搔痒
- 181 天气预报
- 185 请给我配一把枪
- 188 风筝
- 192 一张报纸的两面
- 195 别解开第三颗纽扣
- 199 我骂故我在
- 202 现场直脖
- 205 镶嵌
- 209 你还得站起来
- 212 没有快乐，只有快感

216	正在无极变速的无耻
220	人在江湖
224	悲悯的档次
229	痛快
233	粗糙
236	心疼的底线
240	不能便宜了别人
244	酒之断想
247	别让链条在你那儿断了
252	怎样把一头羊送出去

下一站： 百年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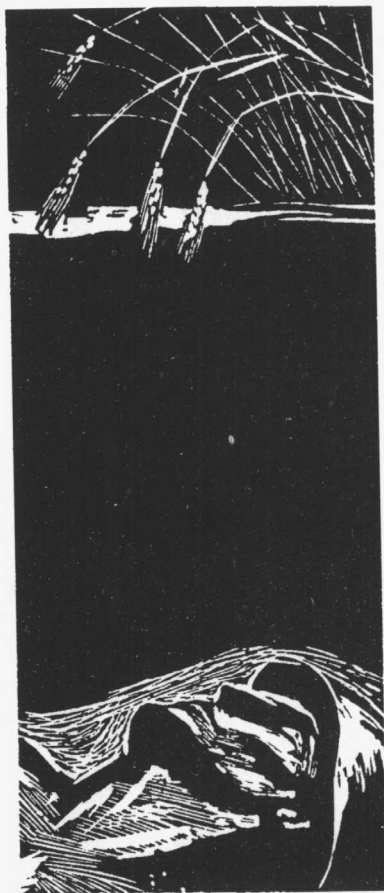


北京堵车，与它的烤鸭一样出名，所以，地铁是我出行首选，快捷方便，此其一；安全舒适，此其二。如果朋友到我家来——比如有一次，一个住在中国作协宾馆的朋友想到定福庄与我聚聚——我是这样对他说的：你先打个车到东四十条地铁口，然后再到建国门转车，到四惠站下——出来再打一个车。

我对地铁的喜欢，还来自于埃兹拉·庞德的《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闪现，湿漉漉黑树枝上的花瓣”——每次从地铁口出来，看到熙熙攘攘的人流涌动，给我的就是这

样的印象，建国门和复兴门这两个换乘大站更是如此。

坐在地铁里，我喜欢呼啸的感觉，你真的想象不出，一个庞然大物会在地下行走得如此迅速。在黑暗的隧道里穿梭，喘口气的工夫就到了一个灯火辉煌的站台，恰如一个个交错闪过的白天黑夜。许多年前，诗人车前子写过一个随笔，大意是一个农民坐火车去西部，偷偷带了一只鸡上车，结果，每穿过一个长长的山洞，鸡就以为天黑了，睡去，待火车一钻出山洞，误以为又一个白天来临，鸡就下蛋。结果那农民下车的时候，竟意外地收获了数枚鸡蛋……倘若那个农民带一只鸡坐地铁，不知那鸡还会产生白天黑夜的错觉而不停地下蛋否？进一步设想：假如把养鸡场搬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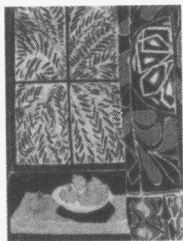
地铁里——或者有一列地铁专门养鸡，一趟下来，估计列车员得改叫收蛋工了，北京蛋价得降——可是到现在也没有降的征象，足见鸡们坐在地铁里是会产生多少效益的。

我一个朋友坐地铁上下班却尝到了甜头，每天下班从他公司所在的大望路坐地铁，先买一张晚报看，晃晃悠悠的，报纸看完了，他也到站了。最让我叫绝的是，临下车前，他可以把这份晚报再卖给别人。这样，他每天都可以不花钱了解媒体资讯，何乐而不为？这个方法不能推广，否则，报纸发行量要下来。

每次坐地铁听得最多的是报站名，有些站名我喜欢，但有些站名，听了不舒服。最西边的起点站叫：苹果园。尽管那是首都钢铁厂所在地，但这个站名还是给我许多想象：大片大片的田野，枝条无来由地被果子坠弯，弧度说不上好看还是不好看，甚至有蜜蜂上上下下地飞舞。空气因为花香的播撒而有了酒酿的味道……而已经投入使用的八通线有个站名叫梨园，这哪是从石景山到通州，分明是苹果变成了梨——如果长长的铁轨是枝条的话。

上个月末，我们几个文学中年去香山看红叶，从东到西地坐着，无聊，就做一种换站名的游戏，所换的站名是文学名著的名字。“王府井”——王府里的事，此站名可换成《红楼梦》也；“军事博物馆”正巧在西单那儿，那就叫《西线无战事》吧；公主坟——非《安娜·卡列尼娜》莫属，恰巧安娜也是卧轨自杀的；后来，列车广播下一站是八宝山时候，我们几乎同时脱口而出——

下一站：《百年孤独》。



农耕时代的口味

那一次吃鱼，怎么吃怎么不对劲，肉糙且酸。我怀疑是死鱼，伊信誓旦旦地说，活杀的。既然是活杀的，那么，可能就是做得有问题了？伊想了又想，烹调程序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暗箱操作。最后，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鱼有问题。

后来，趁一次吃午饭的空儿，说与同事听，他们说，那鱼可能吃了避孕药，据说吃了这种药之后，不管男鱼还是女鱼成年鱼抑或未成年鱼都不会发情了，只顾长肉呢。他们还说，市面上售价不菲的黄鳝几乎都是吃避孕药



长大的。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当场发誓再也不吃鱼了，同事问，那你吃什么？鸡们鸭们是吃激素类的饲料长大的，瘦肉可能是瘦肉精的结果。那我就吃蔬菜呗，黄瓜、豆角、蕃茄……

没过几天，很偶然地看了一篇文章，我这才知道这些蔬菜也不能随便吃，以蕃茄为例，甭看它们又大又红的挺像回事儿，但都是一种名叫二氧化硫催熟剂的功劳，它可以在一夜之间，让蕃茄由青青变成红红。文章还引用了一段老农的话：蔬菜广施催熟剂还不算什么，有的菜农给大棚韭菜浇水时，把一种剧毒农药顺畦口灌入，这样可以杀死地下的害虫，又能使韭菜长得快，这种在农药中泡大的韭菜，吃起来肯定要有毒的。

可见，现在吃什么都不安全，然而，我又没有可能回到乡下种二亩农作物自给自足。因为不想饿死，所以我也不能做出拒绝的姿态，惟一能做的，就是把买来的菜——如果是荤的，多洗

几遍；如果是素的，多泡一些时间。哪怕吃到嘴里味同嚼蜡，但这恰恰可以拯救我的味蕾——名言说了，失去之后才知道珍惜。所以，在那些食不甘味的日子里，我必须逼着自己，流着口水地想象，农耕时代的口味。

相信一叶青草，就可以让我们体验农耕时代的口味了——当然这要通过人的味蕾表达。但我觉得，一只小羊的舌头，可能会比人表达得更清楚。农耕时代的口味，更有可能是一朵南瓜花进入口腔时的感觉，也许有些酸，甚至有些涩，但，它绝不含农药味儿、化肥味儿、催熟剂味儿。

现在，向土地要饭吃的人越来越多了，解决温饱问题，排在了第一位，再谈农耕时代的口味，是不是有些奢侈有些不合时宜？现在能做的，也许就是反思，是什么夺走了我们农耕时代的口味？是饥饿的人群吗？是那些菜农吗？表面上看，是的。但，全怪他们也不对，谁不知道市场决定一切——馒头要白的，好，那就多搁些漂白粉；木耳要黑的，没事，碳素多着呢；油条发泡了才好吃，那也只不过让洗衣粉新增了一项功能而已；大米非要有光泽的，好办，反正涂蜡也不是什么难题；银耳越雪越正宗，正好给硫磺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人啊人，就是这样买珠还椟的。

老师早就告诉我们遇事要举一反三，也是为了不使此文仅仅局限于餐桌上的环保，所以，现在我必须把话题叉开，说说那些在生活中变了味的事儿。空气不好了，就有人制造出了氧吧——至于用没用工业氧，只有天知道；更多的人不想喝自来水了，于是，就有人为我们生产出那么多的纯净水——至于是不是从井里舀上来的，只有地知道了；晋级、升官都要有文凭才成，哪怕看个公厕也要高中毕业，于是，那些造假文凭者的小日子就过得越